



又见汤沐海

◆ 任海杰

2005年,汤沐海指挥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演出的那场音乐会,使贺绿汀音乐厅成为了沸腾的音乐之海,至今令我印象深刻。今年8月,为庆祝德建交35周年,汤沐海率领“青年·欧洲·古典音乐节德中联合乐团”,从8月21日至8月29日,在中国六大城市进行巡回演出(在北京演出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共同出席),其中8月25日上海站的演出,是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的,这使我们能有机会再度欣赏到汤沐海那精湛的激动人心的指挥艺术。

这次的“德中联合乐团”,是由德国青年爱乐乐团和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联合组建的,中国乐手约占五分之三。演出曲目为陈牧生的《牡丹园之梦》、巴赫的《普天下来欢呼上帝》(黄英独唱)、莫扎特的《第23钢琴协奏曲》(尼古劳斯·莱克斯罗特钢琴独奏)和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一看就明白,这是一台以德奥经典作品为主的音乐会,而汤沐海当年留学德国,并成为卡拉扬的弟子,因此德奥作品是他的强项。

指挥一支临时组建的、乐手的文化背景又相异很大的青年交响乐团,这对指挥家来说是一个颇具分量的考验。从汤沐海轻巧落棒陈牧生的《牡丹园之梦》起,我们听到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乐队,我们似乎难以相信乐团演出前才联合排练了十天。各声部既齐整而又互相融合,音乐织体清晰,乐句流畅且富质感。

我们平时说,听音乐,尤其是现场演出,就是要听味道,而这正是汤沐海指挥风格中的又一大特色。第一首的中国作品,后三首的德奥作品,听来舒舒服服,一目了然,韵味纯真,细腻自然。比如,巴赫音乐中的巴洛克风味,莫扎特钢琴与乐队的对话和呼应中的层次感和呼吸感,勃拉姆斯交响曲中的勃然大气和雄浑魅力,等等,乐队都有说服力的表现,而且最重要的是非常有德奥味。有没有那个“味”,那真是天壤之别。

当然,这场音乐会的重头戏是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当汤沐海健步走向指挥台,观众还在热烈鼓掌时,“出其不意”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汤沐海在跃上指挥台的一刹那,即棒落乐起,潇洒别致地拉开了勃拉姆斯“第一”的序幕。在掌声的沐浴下开始交响曲,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而第一乐章开头那震撼人心的鼓声和齐密紧张的弦乐,似乎也真吻合那独特的气氛,感觉真是非常的奇妙。勃拉姆斯的“第一”在他的四部交响曲中是最青春激昂的,因此,由青年交响乐团来演奏此曲,显得尤为气息相连血脉相通,汤沐海正是由此“纲举目张”,尽情挥洒,意气风发,而且速度也比我们以往听到的要快些,似按捺不住青春的脚步,尤其是到了第三、第四乐章,乐队的表现更是进入了一种出神入化的炽热状态,乐句舒展浑厚,气韵生动丰满,令人血脉贲张,豪情激荡!自从埃森巴赫指挥北德广播交响乐团的勃拉姆斯“第一”让我神魂颠倒后,数年间我曾听过多位名家指挥名团演奏过此曲,但不知为何均“无动于衷”,不想这次却被汤沐海麾下的青年军的“魔弹”击中,再次让我醍醐灌顶!也许,这就是汤沐海的魅力!

9月14日,享有盛誉的德国柏林交响乐团,将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第三交响曲》又名《英雄交响曲》,它不仅是贝多芬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里程碑作品,而且在世界音乐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吹响了浪漫时代的号角!

然而,这部伟大的作品却是贝多芬在经历了人生最黑暗最绝望时期后的产物。在贝多芬二十六岁时,他就开始发现自己有耳聋的症状,对一位视音乐创作为生命的作曲家来说,耳聋无疑是一种最大的灾难。到32岁,贝多芬的耳聋病势已十分严重,医生建议他去一处名叫“海利根城”的温泉之乡疗养。极度痛苦的贝多芬在海利根城写好遗嘱,准备自杀,这就是著名的“海利根城遗嘱”。但是,就在他将要诀别人生的时刻,崇高的艺术创作使命惊醒了贝多芬,他突然意识到:绝望是对人生挫折的屈服,是懦者的表现,于是他毅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向命运挑战,顽强地活下去,继续为人类创作艺术珍品。于是,贝多芬经过生命中的“凤凰涅槃”,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贝多芬创作”。《第三(英雄)交响曲》就是其中的里程碑作品。

对这部作品中的“英雄”,人们都认为是拿破仑。贝多芬听到拿破仑的英雄事迹,觉得与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信念颇为契合,他刚完成了《第三交响曲》的创作,还恭恭敬敬地写了献给拿破仑的题词。然而,当此刻得知拿破仑恢复帝制后,贝多芬痛苦失望至极,愤怒地



撕下了写有题词的交响曲总谱首页。在1806年总谱出版发行时,交响曲标题被改为“为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而写的英雄交响曲”。

《第三交响曲》的结构雄伟壮丽,共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有活力的快板。在两个严厉的顿奏和弦之后,乐队在充满动力的起伏主题上向前驶去。这个来自“普罗米修斯”的终曲主题,它的发展充满了强劲的力度。第二乐章:很慢的柔板,也就是著名的葬礼进行

曲。英雄死了,人们抬着它的灵柩缓步行进,激情的爆发变为抒情的沉思。中段,军鼓军号取代了伤悼,尾声又回到向英雄告别的叹息。第三乐章:活泼的快板。死与悲伤都不能动摇贝多芬的信念,接在送葬曲后面的谐谑曲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它精致异常,时而光亮,时而幽暗;时而大笑,时而逗趣。中部有欢乐的军号合奏,乃表达着英雄性质。第四乐章:极快板。为了象征英雄精神的创造力,贝多芬把“普罗米修斯”主题用在末乐章中。这一主题在十一次波澜壮阔的连续变奏中,将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英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贝多芬在《英雄交响曲》完全展现出了属于他独特个性的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无论在乐章的编排上还是在旋律的构造上,他都完全突破了以往海顿、莫扎特所开创的传统模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并不是拿破仑,而是贝多芬本人!是他为所有人类历史上真正的英雄所谱写的一曲惊天动地的伟大颂歌!

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因为演奏难度大,近几年国内外来沪的乐团少有演奏,这次我们能有机会欣赏到由著名的以色列指挥家里奥·夏巴道尔执棒的德国柏林交响乐团的演奏,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另外,他们还将在音乐会上演出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中的第5、6、17、18、20和21号,以及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中的第1、2、3和8号。

有时就需要一点点拨

——听欧建平老师谈芭蕾欣赏

◆ 徐慧

得知有芭蕾欣赏的免费讲座,激动不已,走了大半个上海来到虹桥路上的上海芭蕾舞团。欧老师首先介绍了欣赏芭蕾的一些简单要素,用形象化的顺口溜让人易记明了:开绷直立爹妈给,轻高快稳师父传,让我知道了把芭蕾的舒展、轻飘、优美源于这些基本功。

然后讲解了芭蕾的起源、来龙去脉。有了这些铺垫后,欣赏时体会更深了。随即欧老师放了古典芭蕾舞剧《唐·吉珂德》中的大双人舞,通过讲解古典芭蕾的模式,我看懂了双人舞中A1段中的抒情,男女舞者那舒展的舞姿,柔美的线条,让我感受到了古典芭蕾的典雅、高贵;B段中的变奏,男舞者潇洒的大跳,快速的旋转,让我体验到了华丽、辉煌;A2段中的快板,让人激动、狂热,真是经典至极,我的心好像要沸腾了,只觉得有股热血直往上涌,忍不住要拍手叫好。一个字——美。

欣赏完了古典的,又欣赏现代的。当柴可夫斯基的那忧郁的乐曲响起,屏幕上正演着现代芭蕾舞《残酷的世界》,舞者扭曲着身子,弯曲了胳膊,或上,或下,或疏远,或相拥,举手投足中

宣泄着压抑、痛苦的情绪,舞蹈造型犹如一幅幅画定格在我面前,使我无法忘怀。当舞者低下头,深深地埋在悲愤之中,我觉得我快要窒息了。久久地无法从悲哀中自拔。一个字——悟。

在欣赏现代芭蕾时,欧老师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我却看懂了,演员是用情在跳,而我却是用心在看。我一下子豁然开朗,原来古典芭蕾并不是那么深奥难懂,现代芭蕾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古典芭蕾让我惊叹她的高贵、典雅、流畅,风驰电掣般地旋转,潇洒有力的大跳,一切一切都是那么完美。现代芭蕾让我感到一个“情”,充满思想,充满哲理。一个象钻石一样流光溢彩,华贵灿烂;一个像玉石般沉静忧郁,让人细细品味。我真想大声喊出来,我能看懂了!我犹如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那样兴奋!

真是感谢欧老师和所有开启艺术大门的引领者(这让我想到了曹鹏老师,是他带我进入古典音乐的殿堂),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著书立说,亲力亲为,普及高雅艺术。而作为我们欣赏者来说,有时就需要这么一点点的点拨……

一腔激情章啸路

◆ 李佐华

作为庆祝上海音乐学院八十华诞的重大活动之一的(2007上海音乐学院国际爵士乐大师班)开班在即。这些天,该活动的策划、组织者之一的章啸路,更是忙得不亦乐乎:请大师、找演员、练指挥、忙排练……

章啸路是上音现代音乐系的青年教师,去年,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第14届世界萨克斯大会的闭幕式上,章啸路作为唯一的华人,演奏了自己创作的、极富东方色彩的古典风格作品《酷东方》,以萨克斯与交响乐对话形式,大放异彩,乐惊四座,为中国赢得荣誉。

出身艺术世家的章啸路对音乐,尤其对萨克斯,有着一腔激情。还在摇篮里,他就享受了爵士乐,因为他爷爷曾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百乐门舞厅的著名爵士乐手。在杂技团工作的父亲,也常常在出国演出时,买些爵士乐唱片、音带带回,可以说,章啸路就是在这样的音乐氛围中长大的。

章啸路在青少年时代,就学习萨克斯,不久就展露其这方面的天赋。1990年,章啸路考入上音附中,学习单簧管。因为上音当时没有萨克斯专业,而单簧管与萨克斯无论嘴形、指法、气息、吐音等都基本相近,因此章啸路在课余时间随日本萨克斯演奏家米奈奈学习,颇有心得。1997

年,章啸路大学毕业时,世界著名的单簧管演奏家乔纳森·科斯力荐其到美国深造,因为那里是世界爵士乐的发祥地。最终,章啸路选择了爵士乐最兴旺发达的城市波士顿,在著名萨克斯大师迈克尔·摩内根教授的悉心点拨教诲下,章啸路潜心体验了真正的爵士乐。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章啸路对这样的音乐,有了本质上的独到的认识和见解,演奏技艺也是突飞猛进。

学成归国后,在上音执教期间,章啸路组建了爵士乐教研室,填补了在现代音乐教学中的一项空白,并主教萨克斯。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有海外的欧美学生。作为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音乐,还有很长很多的路要走,意识到这一点的章啸路于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组建了上海东方都市萨克斯管乐团、上海音乐学院大爵士乐团,亲任团长指挥。

章啸路的演奏能自由地跨越古典、爵士和流行等各种音乐风格。因此,他也是一名创作型音乐人。他以上海新市井生活为背景,创作了《上海拿铁》《摇摆天空》《东方都市》《上海夏天》等一大批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爵士乐作品,在各种场合的演出中,好评如潮。在本次上海的大师班的开幕演出上,章啸路将与瑞典的国宝级长号演奏家尼尔斯·兰德格及一个神奇的爵士乐组合



《疯狂组合》一同演绎,包括爵士、摇滚及瑞典民谣等音乐风格的一台音乐会。

章啸路常说:“摇摆的节奏,即兴的演奏和色彩不同的光线所组成的音乐,使人生很愉悦、充实。”

制片人爆普契尼有私生子

◆ 唐若甫

制片人保罗·本维努蒂(Paolo Benvenuti)近日爆料说普契尼有一个私生子,乃作曲家与女仆的堂妹 Giulia Manfredi 所生。私生子生于1923年,名叫安东尼奥。但是女方拒绝指认普契尼为孩子的父亲。普契尼卒于1924年。普契尼在诸多私人信件中提到了私生子和安东尼奥这个名字。这些信件近日在这位据信是普契尼私生子 Antonio Manfredi 的61岁的女儿 Nadia 在意大利比萨的寓所内被发现。

事实上野史称普契尼与女仆 Doria Manfredi 也发生过关系。普契尼的妻子 Elvira 发现了奸情,并施压于女仆。Doria 遂于1909年年仅23岁时自杀。但尸检报告显示 Doria 是处女。Elvira 被 Doria 一家告上法庭,但以庭外私了逃过牢狱之灾。不过这一丑闻导致普契尼创作《西方女郎》(La fanciulla del West)推迟了9个月。